

taigeeer
zuopin quanji

(印)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著

泰戈尔作品集

董友忱/主编 董友忱/等译

第5卷

(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泰戈尔作品全集

(印)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著

第5卷

(下)

董友忱 主编
董友忱 等译



人民出版社

总 策 划：张西平

总 顾 问：郁龙余

顾 问：

太白仙——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主席

(মহাশ্বেতা দেবী, পশ্চিমবঙ্গ বাংলা আকাদেমী সভাপতি)

绍诺特库马尔·丘多巴泰——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前秘书

(সনৎকুমার চট্টোপাধ্যায়, পশ্চিমবঙ্গ বাংলা আকাদেমী সচিব)

沙姆苏贾曼·汗——加拉国孟加拉文学院院长

(শামসুজ্জামান খান, বাংলা একাডেমী মহাপরিচালক, বাংলাদেশ)

科鲁纳鑫图·达斯——泰戈尔印度大学前副校长

(করণসিন্ধু দাস, উপচার্য, রবীন্দ্র-ভারতী বিশ্ববিদ্যালয়)

谢莉娜·侯赛因——孟加拉国当代女作家

(সেলিনা হোসেন—বাংলাদেশের আধুনিক লেখিকা)

刘爱好——中国传媒大学孟加拉语特聘教授，孟加拉语文学专家

刘安武——北京大学印地语教授，《泰戈尔全集》主编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董友忱

副 主 任 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广悦 于秋阳 石景武 白开元 冯秀倩 刘 建 刘运智 江锦成

杨伟明 张 幸 钟少莉 耿克璞 曹艳华 董友忱 潘小珠

主 编：董友忱

副 主 编：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

主编助理：张 幸 于秋阳

目 录

(下)

小 说

最后一首诗	(671)
一 阿米德其人	(673)
二 碰 撞	(685)
三 前 言	(690)
四 拉波诺的简历	(693)
五 开始对话	(697)
六 新的相识	(701)
七 提 亲	(709)
八 辩 论	(720)
九 变更住所	(724)
十 第二次修行	(728)
十一 联姻理论	(733)
十二 最后的夜晚	(739)
十三 担 忧	(748)

十四 彗星	(755)
十五 打击	(760)
十六 解脱	(768)
十七 最后一首诗	(771)

散 文

现代文学	(781)
般吉姆钱德拉	(783)
比哈里拉尔	(793)
松吉波琼德罗	(816)
比达波迪笔下的罗陀	(823)
《黑天行赞》	(828)
《拉吉辛赫》新增补版	(843)
富尔伽尼	(849)
划时代	(854)
雅利安歌谣	(857)
《在阿沙拉月》	(863)
轰 响	(865)
幸福婚姻	(867)
穆斯林统治的历史	(870)
《西拉吉道拉》	(874)
历史画卷	(880)
有形与无形	(886)
朱佩亚尔	(893)
附 录	(901)
追悼会	(903)
无形的祈祷	(910)
国王与臣民	(915)

英国人与印度人	(917)
政治的惶惑	(940)
反击侮辱	(946)
公正审判的权力	(953)
封堵言路	(957)
——煽动罪法案通过前一天在市政大厅的演讲	
帝国主义	(964)
忠于国王	(968)
多头政治	(974)
道路和盘缠	(977)
问 题	(998)
荟萃集	(1015)
国家领导人	(1017)
主席的讲话	(1024)
在巴布纳邦代表大会上	
好办法	(1047)
附 录	(1055)
雷佩尔·格里芬先生	(1057)
英国人的恐惧	(1058)
国王与臣民	(1063)
相关话题	(1069)
穆库杰与巴鲁杰的对立	(1096)
另一方的话	(1103)
极端保守主义者	(1106)
反面典型	(1111)
政治和道义	(1116)
皇亲国戚	(1118)
拳 击	(1124)
孟加拉分治	(1132)
论国家	(1138)

疾病和预防	(1142)
祭祀中断	(1153)
国家福利	(1157)
书稿说明	(1161)

最后一首诗

石景武 译

董友忱 校

一 阿米德其人

阿米德·拉伊是一位律师。拉伊这个姓如果按照英国人的剪裁风格就被拼写成“罗易”或“雷”，它的魅力就会消失，而用此姓的人数却会增加。

因此，为了使自己的名字不同凡响，阿米德将自己名字的拼写做了一些改动，在他的英国男女朋友口中，他的名字就成了阿米德·拉耶。

阿米德的父亲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律师，他积攒的钱足够他下边三代人任意挥霍。但在父亲巨额财产的重重包围之中，阿米德却毫无阻碍地站住了脚。

在进加尔各答大学考取文学学士学位之前，阿米德就上了牛津大学，在那里，他断断续续地通过了各种考试，长达七年之久。由于他绝顶聪明，尽管不太用功读书，但学到的知识并不少。他父亲对他并不抱过高的奢望。他只希望，他的独生子回国之后也能继续保持他的牛津本色。

我喜欢阿米德，他是一个优秀的男孩。在作家当中，我是新秀，我的读者为数不多，阿米德是他们中的佼佼者。对于我作品的风格，他极为欣赏。他相信，在我国文学界，那些有名望的作家的作品都没有自己的风格。他们作品中创作的人物形象就如同骆驼一样，肩膀、前胸、后背和肚子都是不协调的，走起路来，晃晃悠悠、松松垮垮，就像在孟加拉文学那片苍白而荒凉的沙漠中行走一样。在此，我要事先向文学评论家们声明，这并不是我的观点。

阿米德说，时髦是面具，风格是漂亮的容颜。他认为，风格只属于文学界那些上流人物和全身心进行创作的人。而时髦则属于那些官僚阶层和靠哗众取宠为生的人。般吉姆的作品《毒树》具有他自己的风格，作品风格和他本人很相像。而诺西拉姆为了赶时髦，模仿般吉姆创作的作品《莫诺莫洪的迷人花园》却把般吉姆糟蹋得不成

样子。

在临时搭建的结婚彩棚里，人们能够欣赏到商人们请来的舞伎的精彩表演，但在一对新人四目相对的美好时刻，若想一睹新娘的姣好面容，就需要准备贝拿勒斯面纱了。彩棚的围帐是赶时髦的东西，而贝拿勒斯面纱则体现了风格，人的身份不一样，内在的东西也大不相同。阿米德说，正因为我们的人除了喜欢走自己脚下熟悉的路以外，不愿意往外多走一步路，所以，在我们国家，风格才如此不受欢迎。这一点可以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得到证实。在天堂里，因陀罗神、月神和海洋之神绝对是赶时髦的神明，他们常常被邀请出席祭祀仪式。湿婆是有风格的，他的风格具有如此的原创性，口念咒语的祭司们都知道，只向他贡献奶油等祭祀食是不符合常规的。从牛津大学毕业的文学学士的口中讲述的这些观点，很合我的口味。因为我确信，我的作品独具一格，所以，我创作的所有作品只要一出版，就万事大吉了，它们从不需要再版。

我的内弟诺波克里什那不能容忍阿米德的这些观点，他常常说：“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收起你的这些奇谈怪论吧！”他拥有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书也读了不少，可是知之甚少。一天，他对我说：“阿米德只知道贬低大作家，而抬高小作家。他抬高小作家。他热衷于敲打蔑视的大鼓，而把你当作了鼓槌。”遗憾的是，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我的妻子——他的姐姐也在场，但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她一点儿也不赞同我内弟的看法。我还注意到，虽然她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她与阿米德却趣味相同。女人们的令人惊异之处就在于，她们拥有与生俱来的智慧。

当我看到，阿米德在贬低那么多英国作家也毫不心跳时，我往往感到心里不舒服。可以说，他们都是在众多市场畅销的作家，在大市场上都挂有着金字招牌，为了鼓励他们不用阅读他们的作品，只要闭着眼睛大唱赞歌，就能够获得及格的分。当然，阿米德无需阅读他们的作品，就能够闭着眼睛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实际上，在他看来，那些驰名作家都带有很大的官方色彩，他们就如同波尔陀曼车站的候车室一样，而对于他自己垂青的作家却了如指掌，仿佛是专列里

的包厢一样。

阿米德十分注重自己的风格，这不仅仅体现在文学作品的选择上，而且表现在自由的穿戴打扮和行为举止上。他的样子的确与众不同，他绝不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分子，他别具一格，特别引人注目。他略微消瘦、黝黑的脸上有一种成熟感，胡须经过精心修剪，神态活泼，双目炯炯有神，脸上常常挂着笑容，动作轻盈，话锋犀利。他的心像打火石一样，稍微一摩擦，就能碰出火花来。他常常身着民族服装，因为他的同伴们从来不穿。他下身穿着折叠得平整的白色围裤，虽然按他的年纪，这种样式的围裤已经有些过时，上身穿肥大的长衫。一排纽扣从左肩一直缝到右腰处，从袖口到肩部是分两部分缝制的。围裤的腰间处系一条镶着金边的宽大的腰带，腰带左侧悬挂着用布林达印花布做的一个口袋，口袋里装着他的怀表。他脚上穿着卡塔克产的白皮鞋，上面镶着红边。出门时，从左肩到膝盖，他总要披上一件叠成几折的马德拉斯披肩。如果有朋友邀请他去做客，他就会头上戴着勒克瑙产的穆斯林式的白帽前往，帽子上还镶着白边。我认为这样的穿着并不很得体，甚至有些愚弄自己的意思。对于英国人穿着打扮的要义我不甚了了，但那些懂行的人说，这些衣服是有些肥大，但在英国人看来却是高贵的。阿米德并没有标新立异的想法，他也没有足够的兴趣来讽刺时髦的东西。那些靠占星术推算年龄，并以此证明自己正处于青春年华的人极其肤浅。阿米德的风华正茂来源于他百分之百的青春活力，他无需左顾右盼，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奔向外面的世界，把一切东西都统统卷走，不留任何痕迹。

他有两个妹妹，她们的小名，一个叫希希，一个叫莉希。她们就像市场上刚刚上市的进口货，为了赶时髦，她们从头到脚对自己进行精心打扮。她们脚上穿着高跟鞋，上身穿着带有花边的夹克衫，夹克衫上镶着珊瑚和琥珀，里面还紧裹着一件纱丽。她们走路飞快，讲话高声，还不时发出尖尖的笑声。她们常常撇着嘴，面带微笑地向别人飞眼，暗送秋波。她们不停地用由玫瑰色绸面做成的扇子扇着风，坐在男朋友坐的椅子扶手上，用扇子敲打着他们，对他们的假意放肆行为表示装模作样的愤怒。

看到阿米德对待少女的行为举止，他的男同伴往往产生嫉妒心理。无论对哪一个少女，阿米德都没有漠视的表情，当然，他也没有表现出对哪个女性有特殊的好感。一般来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他在，就不会缺乏情趣。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他对于女性没有更多的兴趣，有的是热情。阿米德也时常去参加一些聚会，也打扑克，并在赌博中故意输钱。如果哪个少女唱歌走调，他就会故意催促着她再唱一遍；如果哪个姑娘穿了一件颜色不好看的衣服，他就会追问人家，衣服到底是在哪个商店买的。人们在谈话中，都会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始终能保持不偏不倚。如果一个人对各种神都崇拜，那么，他就会在暗中把每一个神都作为自己最尊敬的神灵来顶礼膜拜。这些神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仍然十分高兴。姑娘们的心气儿都很高，但姑娘们心里都明白，阿米德是金色的地平线，可望而不可即的。对于姑娘，他心中也常掀起波澜，但都是无果而终。正因为如此，在与姑娘们漫无目的的交谈中，他总能表现得勇气十足。所以，他能很容易和所有人交朋友，即使附近有易燃物，只要有他在，火种都是绝对安全的。

那一天，阿米德去恒河岸边郊游，当时在恒河彼岸的黑夜万籁俱寂中，月亮悄然升起，莉莉·甘古丽在他身边。他小声对她说：“恒河彼岸有一弯新月，尔茨岸有你和我。这样的聚会在无限的时间之流中永远不会再有了。”起初，莉莉·甘古丽顷刻间有些怦然心动，但是她知道，在这番话中存在的某些真实性，仅仅存在于他讲话技巧中。如果你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那只能是水泡上那虚无缥缈的绚丽色彩。所以，莉莉很快从短暂的迷茫中醒悟过来，于是她笑着说道：“阿米德，你刚才所说的，确实是千真万确，这是不言而喻的。刚才，那只青蛙扑地一下跳进水里，这个情景在无尽的将来也永远不会再重现了。”

阿米德笑着说：“莉莉，这是有区别的，这两者有天壤之别。今天晚上，那只青蛙跳入水中的事完全是一个毫无关联的孤立事件，可是，你我二人在迷人的月光和繁星的照耀下坐在恒河边上，这是一种完美的多种乐器的合奏——简直就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我认

为，这就像造物主的作坊里有一位疯狂的首饰匠一样，他在一个纯金的圆环上，镶上蓝宝石、钻石和翡翠，精心制作成耳环，而后又把它抛入大海，任何人都得不到它。”

“这样好哇，阿米德，拿你就不用担心了，你也就不必为造物主的首饰匠还账了。”

“但是，莉莉，在千百万年之后，如果突然你和我在火星的红树林的树荫下一条两千多英里长的河流旁边相遇，如果《沙恭达罗》中的那个渔夫剖开鱼肚，把今天这个异乎寻常的金色短暂时光展现在我们面前，那么，我们会彼此惊异地相互瞧看着。你想想看，而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莉莉用扇子打了阿米德一下，说道：“而后那个金色时光会心不在焉地消失在海水中，再也找不回来了。由疯狂的首饰匠所编织的多少美好时光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由于你的忘性太大，所以肯定不记得有多少次了。”

说罢，莉莉急忙站起来，回到了女伴们的身旁。这一幕只不过是众多事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而已。

阿米德的妹妹希希和莉希问他：“阿米德，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阿米德说：“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最重视的莫过于女方，其次才是男方。”

希希说：“这就怪了，姑娘有的是啊！”

阿米德说：“在旧时代，姑娘结婚要看生辰八字。我希望和女方相识相交后再结婚，在这个世界上，她应该是举世无双的。”

希希说：“把她娶进门后，你是第一位的，她是第二位的，人们通过认识你，才能认识她。”

阿米德说：“我在心里徒劳无益地苦苦寻求的姑娘，是无家可归的人，她一般都不愿进入家门。她是天空中陨落的星星，一碰上我心中的气体，就会燃烧，然后又会在风中消失，她绝不会降临到家门口的地面上。”

希希说：“也就是说，她一点儿都不像你的两个妹妹喽。”

阿米德说：“也就是说，她不想，仅仅是为了增加这个家庭的人

口才嫁到这个门的。”

莉希说：“希希妹妹，碧米·波斯不是正在驻足张望阿米德哥哥吗，只要稍微一暗示，她就会跑过来的。可哥哥怎么不喜欢她呢？他说，她没有品位。姐姐，她怎么没有品位啊？她是植物学硕士，又是第一名，有学问就是有品位呀。”

阿米德说：“如果把钻石比做学问的话，那么，它发出的耀眼光芒就是品位，钻石仅仅有重量，而它发出的光能照亮四方。”

莉希有些气恼地说：“哼，他根本不喜歡碧米·波斯，他只喜欢他自己那样的。如果有一天，阿米德哥哥疯狂地要和碧米·波斯结婚，那么，我会提醒她，让她都不回头看他一眼。”

阿米德说：“我假如没有发疯，怎么会想娶碧米·波斯呢？真到那时，你们也不会考虑我的婚事了，只是想怎么给我治病吧。”

阿米德的亲朋好友对于他的婚事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他们认定，他不具备承担结婚责任的资格，所以他只是整天异想天开，做着白日梦，并说一些语无伦次的话，让别人感到惊异。他的心就像鬼火一般，在田野里和大路上闪闪发光，没有任何人能把他的心挂在家里。

这些天，阿米德总是风风火火地到处乱跑，碰到谁，就请谁在菲拉波店里喝茶，还不时地带朋友，开车漫无目的地去兜风，他满世界乱窜，买这买那，再分送给别人，他还买了许多英语书，又丢在了东家西家，从不把它们取回来。

他的两个妹妹对于他的一个习惯最为恼怒——那就是他总爱说反话。在绅士们的聚会上，在一些约定俗成的事情上，他从来都是大唱反调。

有一次，一位学者简述国家学说的民主性质，阿米德插话说：“当毗湿奴把萨蒂的尸体切成一块一块的时候，在全国各地就产生了一百多个她的圣地。如今民主也在四面八方制造了众多的贵族崇拜，使贵族统治无处不在，有的在政治领域，有的在文学界，还有的在社会生活领域。所有这些贵族都没有严肃性，因为他们没有自信心。”

在一次聚会上，一位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女来宾抨击了男人们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阿米德赶紧扔掉叼在嘴上的香烟，说道：“如果男人抛弃暴力，那么，女人就会开始实施暴力，而弱者们的暴力会更加令人恐怖。”

在场的的女来宾都气愤地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阿米德说：“手里有铁链子的人会用它来拴住小鸟，就是说，用强制的办法。手里没有铁链子的人会喂小鸟鸦片来禁锢它，即用软的一手。有铁链子者拴住小鸟，但不使它迷惑，而持鸦片者既禁锢了小鸟，又使它迷惑。女人们的小盆里装满了鸦片，这些都是大自然的败类向她们提供的。”

一天，在巴利贡吉^①的一次文学聚会上，话题围绕着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的诗歌展开。在阿米德的一生中，他第一次同意担任此次聚会的主持人，他是披着战袍去出席这一聚会的。主讲者是一位有些落伍的非常好的人。他讲话的主旨就是证明泰戈尔的诗歌的确是诗歌。除了一两位大学教授以外，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他的观点令人信服。

大会主席站起来，说道：“作为一个诗人，应该在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这五年中从事诗歌创作。我们并不期望，后来者能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但我们期望他们的作品别具一格。佛久利芒果卖光后，我不会说：‘给我买佛久利芒果来。’我会说：‘到新市场去，给我挑大个的，买点儿番荔枝回来。’生椰子的寿命短，指的是椰汁的寿命短；熟椰子的寿命长，指的是椰核的寿命长。诗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哲学家的生命是无限的。对泰戈尔最严厉的指责就是，这位先生抄袭年迈的华兹华斯的作品，还死皮赖脸地苟活在这个世界上。阎王为了让这盏灯熄灭会不时地派出他的手下人，但那个人却紧紧地抓住椅子的扶手，纹丝不动。如果他不能风风光光地退出文坛，那么，我们就只好采取集体行动，退出他的诗歌朗诵会。他的继任者也会大张旗鼓地宣称，他的王国永远不会消亡，神殿都会建在他的家门口。在一段时间里，他的崇拜者们会向他献上花环和檀香，会让他酒足饭饱，会诚心地对他顶礼膜拜。然后，祭奠他的那个神圣的日子就会到来，

^① 巴利贡吉 (Baaliganj)，加尔各答市内的一个街区，此处多富人居住。——主编注

那是崇拜者们从崇拜的桎梏中获得解脱的美好时刻。在非洲，对四足神的崇拜就是按照上述这些规矩进行的，对两足神、三足神、四足神和十四足神的膜拜习惯亦是如此。把崇拜这种东西搞得这样枯燥无味，没有比它更不神圣和违背宗教教义的了。喜欢一样东西，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如果五年前喜欢一样东西，过了五年，这种喜欢还是原封不动，那么，这小子肯定不知道，他已经行将就木了。只要稍稍提醒一下，他就会明白，那些伤心的亲友们或许为了永远欺骗他的继承者，才故意迟迟不为他举办丧事。我已经发过誓，要把泰戈尔的支持者们的这一非法阴谋公之于世。”

我们的莫尼普松透过他的眼镜片发问道：“难道你要把忠诚从文学中铲除掉吗？”

“你说得对极了。从现在起，诗坛霸主迅速消亡的时代开始了。关于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我的第二个观点是，他的作品风格就像他手写的字体一样，圆圆的，酷似波浪，又好像玫瑰花，或者像是女人的脸面，或像是月亮。这是原始的，是大自然手书字体的演练。我们渴望看到，新的诗坛霸主的作品风格应当是强硬的、直截了当的，就像利箭、矛头、尖刺，不要像花朵，而要像闪电，像神经痛。像哥特式教堂那尖尖屋顶，而不像庙宇那平平的屋顶。甚至就像黄麻厂或是秘书大楼的样子，也没有关系。从现在起，就应该彻底抛弃蛊惑人心的欺骗伎俩和美妙的旋律，必须征服人心，就像十首魔王罗波那将悉多掠走一样。尽管她内心哭泣着不愿意离去，但还不得不随他而去，老态龙钟的阉吒优私将会去阻止十首魔王，结果死在他手里^①。没过几天，积私紧陀^②便会沸腾起来，哈努曼会突然跳将出来，在楞伽国燃起通天大火，使人们的心又重返原来的位置。到那时，我们将与丁尼生^③再次相会，搂着拜伦^④的脖子泪如泉涌。我们会对狄更斯^⑤

① 这里指的是《罗摩衍那》中的故事。十首王罗波那设计劫持悉多时，被神鹰阉吒优私看见。神鹰与十首王交战，被十首王杀死。——译者注

② 积私紧陀（Kishkindhya）——是猴子王国。其国王是须羯哩婆。——译者注

③ 丁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译者注

④ 拜伦（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译者注

⑤ 狄更斯（1812—1870），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译者注